



汶川之心

胡展奋(主笔)

大爱,依然照亮着中国。

除非失忆,我们不能想象你已经忘了汶川,那清明的细雨,那映秀的“血墙”、那北川的“哭城”!那“天柱折”、那“地维绝”弥天浩劫,那“万民倒悬,冬雷震震夏雨雪”的千古荒悖!

有时,我们喜欢有人抚摩我们的伤口。

貌似坚强的人们,其实更需要释放、倾诉与激活——一年了,有的忘却,必须忘却。有的记忆必须记忆。

因此,震后灾区的很多事,乍看不可思议:

本该痛哭的祭奠日,为什么蓬蓬地打起了羌鼓,跳起了羌舞?谁每天在那里领舞?谁在那里“躬腰、昂头、抬腿、扬臂”,一脸的“没心没肺”?而且“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跳舞的队伍,跟在他的身后排成一条长阵结成浩荡的长龙,越舞越走出心的沼泽”?

豪迈的回答只能是“汶川”的——羌鼓贾勇,羌舞驱悲!

清明的“汶川”,太多的“汶川女”,痛失爱子,自怨自责,把孩子的遇难归罪于自己。然而就有这么一个痛失爱女的医生,震后不久就罔顾“舆论”怀上了孕,鼓着肚子到处鼓动大家走出阴影:“走出心的废墟,生活还将继续”!

.....

比大地宽广的是海洋、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、比天空宽广的是“汶川之心”!

这,就是灾后的“汶川”;这,就是重建的“汶川”。

是的,路桥正在重建;民居正在重建;县府正在重建;广场正在重建;学校正在重建——一切都在重建……

然而,人类最伟大的莫过于心的重建——罗曼·罗兰说的太好了: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,那就是热爱生命!